



『巴格达电池』之谜

瑶华

现在,电池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。装在儿童玩具、电视遥控器里的圆柱形“干电池”,是最常见的一种电池,它的构造原理是在酸性的电解液里放入两种不同的金属,分别作为正极和负极,负极的电子会跑向正极。如果把把这些电子想象成水滴,那么得到电子的正极就像高水位的一方,失去电子的负极就像低水位的一方。用导线连接起来后,电子组成的“河流”从高处涌向低处,从而产生电流。1800年发明的伏打电堆就是基于此原理运行的,它也是科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电池。

然而,在上世纪30年代,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发掘时,意外发现了疑似帕提亚帝国时期制造的古老“电池”。这一被命名为“巴格达电池”的文物,在当时一度引起轰动。

“巴格达电池”出土时已经破碎,考古学家复原了它的外观:用沥青密封的小陶罐,高约13厘米,里面装着一个卷成圆管型的铜片,铜管底部开口用铜圆片封住。铜管里面包着一根细铁棒,它穿过封口的沥青,垂挂在铜管的中心位置。陶罐封口的沥青和铁棒都有腐蚀的痕迹,人们猜测这证明它的内部很可能曾装有酸性液体。

德国考古学家卡维尼格最早大胆地提出了“电池说”,认为如果在陶罐中装满醋、柠檬汁、发酵的葡萄汁等酸性液体,就能起到电解液的作用,铁棒可以作为电池的正极,铜片作为负极,进而产生电流。上世纪70年代,研究人员按照这一思路复制了“巴格达电池”,的确产生了0.5伏特至1伏特的电压,能够提供微弱的电流,但很不稳定。这一实例充分激发了学界的想象力,提出了“巴格达电池”可能的作用,例如将多个类似的“电池”串联在一起产生更高的电压,在电流的助力下为银器表面镀一层金,或是用“电击疗法”治疗患者,帮助缓解疼痛等。

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电池”一说带来了较多的质疑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利用汞镀金的工艺,仅靠“巴格达电池”的电流无法成功实现电镀,目前考古中也从未发现类似“电线”的物品;“电疗”尚未发现确凿的文字记录作为证据。

现在,许多学者关于它的用途提出了新的观点。一种较为主流的说法是,古人可能将纸莎草卷轴绕在铁棒上,放在铜管内,再密封在罐子里,举行仪式后埋在地下,纸莎草腐烂的残渣呈酸性,让人误以为是“电池”。在底格里斯河附近已经发现了类似作用的古代陶罐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它可能是医疗器具,但并不是给患者实行“电疗”,而是装膏药用的。



“钻石山”与“霞光山”

焦金木

刘老师称赞邱华栋阅读量大,他曾和我说,虽然生活积累、灵感爆发是文学写作不可或缺的要害,但是大量地阅读,不仅是阅读文学作品,更要从前人的文字中获得启发、汲取营养,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刘老师还称赞邱华栋涉猎宽广,他不仅写小说、散文,对电影研究、古典名著版本考证、建筑评论等领域也多有涉猎,还著有探讨城市发展脉络的《北京传》。正因为他能触类旁通,因此创作中总能厚积薄发,对于各类题材都能驾轻就熟。

虽然邱华栋少年时就出过书,但他第一本产生影响力的短篇小说集《城市中的马群》,是刘心武老师主编“城市斑马丛书”时,邀约他人集出版,并亲自为这本书作序的。邱华栋有一篇短篇小说《一座像钻石山那么大的饭店》,他敏锐捕捉到北京这座大都会现代化、国际化进程中的迅疾发展,将夜晚灯火通明、熠熠生辉的涉外大饭店景观,提炼成了“钻石山”的经典意象。刘心武老师多次提到,邱华栋笔下这个“钻石山”意象意味深远:它既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体现,也暗含着进入消费社会后对人的负面诱惑。邱华栋那一时期创作了一系列被刘老师称为“与生命共时空”的小说,他既认可年轻人走进“钻石山”融入时代发展,也提醒人们要对物质诱惑保持警觉。在他笔下,有人始终保有心灵的纯净,也有人如长篇小说《教授》的主人公那样,进入“钻石山”所代表的“新阶层”后迷失自我,最终走向堕落。

但他显然格外着迷于西北传统文化遗存,以及这些文化遗存对当

下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,接连推出了《空城纪》《龟兹长歌》《敦煌变》等一系列相关作品。我曾问刘老师,邱华栋是不是不再进行“与生命共时空”的写作了?刘老师告诉我,从表面上看,邱华栋的写作路数似乎大变,但骨子里,他依旧在书写自己对当下生活的深切热爱。

刘老师让我留意邱华栋最新长篇小说《敦煌变》的最后一章。在刘老师看来,《敦煌变》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部最符合“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置”这一定义的后现代主义小说:作者选取了敦煌石窟的十座石窟,通过十个不同时代、不同身份人物的故事,表达了生命多样性、命运多样性以及人性多面性的深刻主题。第一个故事里的古代女性叫赵娉婷,最后一个故事里的当代女性也叫赵娉婷,这样的设计意味深长。

书中结尾,当代的赵娉婷决定和恋人一起扎根敦煌,终生从事敦煌学研究。行文收束处,二人一同仰望敦煌三危山,“霞光山”的意象就此浮现。刘老师告诉我,从三十几年前的“钻石山”,到如今的“霞光山”,这意象的变化,意味着精神的升华:早年吸引邱华栋的是物质大丰富的“钻石山”,现在令他心醉的是意味着文化永恒的“霞光山”。

如今的邱华栋早已是文坛大家,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,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出来的。他的创作历程与写作经验,尤其是精准提炼精彩意象、勇于探索文本创新,始终坚持在文学实践中实现心灵升华的创作态度,都值得充分肯定,也值得学界深入研究。

启事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fbk@163.com



邱华栋(中)与刘心武(右)、焦金木(左)合影

不少人都知道,刘心武老师和比他小27岁的邱华栋是交往30多年的文友,邱华栋常在公众场合讲述自己的创作之路如何受到刘老师的影响,感念当年得到的指点与鼓励。

网络新词语

负鼠表情包

刘玉杰

“负鼠表情包”的原型,是一只站立在窗边、背着手望向窗外“沉思”的北美负鼠。因其疲惫不堪的姿态和神情,网友把它当成浑身充满“班味”的打工人,或是被学业、情感问题困扰的普通人的化身。这只负鼠看起来弱小又无助,很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,刚好适合人们自我调侃,轻松说出藏在心里的无力感。

这张表情包通常会搭配简短文字,用来吐槽各种生活糟心事:吐槽打工人的日常时,可以配文“收到,办不到”“余额怎么是‘负鼠’”;表达无奈躺平的心态时,可以配文“就这样吧,我累了”。有时候哪怕不加文字,单放这张图,就能传递出那种难以言说的惆怅与低落。

一老妇,80多岁,儿孙都长大了,老伴儿去世了,她寂寞空虚吗?不会。在漫长岁月里,在祖传的老屋里,她积攒了无数的宝贝。有人问过她,一共多少件?她说的是:“很久以前就数不清了。”

这些宝贝并非值钱,但是好看。有次我和一个女孩一起出差,看到任何一个有趣的小摆设,她就惊呼:“好可爱!”然后就买回家。

老妇人的宝贝,大抵就是这些物件。

这个老妇人生活的地方离我很远,我只是从照片上看她的宝贝。我仔细看:正在亲吻的情侣娃娃、坐成一排的玩具狐狸、古老的发条青蛙、芭蕾女孩八音盒、雪花纷飞的童话小屋、水晶鞋、万花筒、图案精美的小碗小碟、花瓶罐罐……



岁月不蒙尘

莫小米

光是塑料和陶瓷做的兔子、小猪摆件就占了一个房间,分门别类,陈列在老伴生前帮她打造的架子上。

不同造型的小闹钟,有150多口。令人称奇的是,它们全部在滴答滴答地走,且时间都是准的。

五百多个大熊猫摆件,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:有的嚼着竹子,有的耍着功夫,你挤我、我挤你,摆了整一个架子。

老妇人一点也不寂寞空虚,她每天要为她的宝贝掸灰尘,等掸完最后一个,头一个又需要掸了,周而复始,没有停歇。

有人问烦不烦。怎么会烦?她的宝贝,每一件都有记忆。那件是和邻家小男孩携手逛夜市时买的,这件

是和女同学逛跳蚤市场时尖叫着掏来的,那件是试婚纱那天顺便带回家的,这件是向往已久、忽然从街角寻到的……她记得清清楚楚。

有的芭比娃娃是她当年买给小女儿的,小女儿长大后,又将娃娃送回给妈妈;丈夫是狮子座、自己是双鱼座,二人每年都会互赠狮子、鱼造型的摆件;金字塔摆件,是朋友从开罗带回来的;仙女般窈窕的锡壶,是孙子陪她和老伴游马来西亚时买的……

与这些小玩意儿相关联的记忆,总是细碎而鲜活、快乐有趣的,是专属于这位老妇人的温柔念想。老妇人为它们一一掸去灰尘,轻柔地抚摸那些美好的旧日时光。

每个慕名前来观赏的人,都会惊诧于这些物件的亮洁如新。谁说老人只有尘封的记忆?她日日擦拭、守护着这些心爱之物,岁月落在她身上,从不蒙尘。